

林敬紱與乞援血書

林 崇 墉

- 一 林敬紱的品德與修養
- 二 血書乞援的經過
- 三 幾乎湮沒的血書
- 四 血書原文的校正
- 五 沈葆楨夫婦隱晦乞援血書的衷情

一 林敬紱的品德與修養

沈文肅公葆楨妻林普晴，字敬紱，喜藝蘭，因自號餞蘭^①，爲福建侯官林文忠公則徐次女，以道光元年辛巳八月十五日亥時，即民國前九十一年（公曆一八二一年九月十日），生於福建建寧（今之建甌縣）大蒙洲舟中，是夜月明如晝，其祖暘谷公名之曰普晴^②；她以同治十二年癸酉，即民國前三十九年，也於八月十五日亥時（公曆一八七三年十月六日），卒於福州里中，春秋五十有三。

葆楨母林太夫人蕙芳，爲文忠的六妹，幼受暘谷公的教養，『針紉不去手，而腹有詩書，暘谷公奇之曰，惜哉，其女也！不然何遽出若兄下哉！』^③後因文忠賞識葆楨父廷楓的學行，說他『仁義之人，其言藹如也』，^④因把其妹蕙芳配廷楓，而生葆楨。因此，葆楨與敬紱實爲姑表兄妹。道光四年（一八二四年）閏七月，文忠丁母陳太夫人憂，卸除總司江、浙七府水利的職務，自蘇携眷返里奔喪，服闋後於道光七年二月離閩北上。是年八月，文忠甫奉命爲江寧布政使，而於九月丁父暘

① 據說臺灣客家地區流傳着沈葆楨娶親的故事，說林夫人名「鳳貞」，並離奇的編出其與沈葆楨結合的經過，爲今人妻子匡氏編成其所著「話說人物」書中的『欽差大臣沈葆楨』及『沈葆楨夫人林敬紱』兩章（婁子匡「話說人物」，頁一〇九～一一六）。

② 沈葆楨、「先室林夫人事略」（沈氏影印本）。

③ 沈葆楨、「先母林夫人事略」（沈氏影印本）。

④ 沈葆楨、「先考丹林公行述」（沈氏影印本）。

谷公憂，又奔喪返里，至道光十年四月，始再入京。計自道光四年下半年迄十年初，前後五年多的時間中，文忠的眷屬都留在福州。在那段時期中，敬紉的年齡是四歲到十歲，葆楨則比她大了一歲半，正是他們表兄妹青梅竹馬、兩小無猜的時期，而敬紉已對這位沈家表兄有了深切的認識與情感。葆楨在「先室林夫人事略」中，曾坦率言之如下：

『室人……六、七歲時，侍諸姑坐，諸姑方縱談咸黨間羣弟子優劣，戲之曰：兒孰賢？對曰：以兒所見，無踰於沈氏兄者矣！』

林文忠姊妹八人，在道光四年以前，都已出嫁，因而下一代的表兄弟姊妹，人數委實不少；而且，文忠那時已臻貴顯，沈家則仍在十分困乏之中。敬紉以童稚之年，竟能早具慧眼，在那眾多的表親隊裏，獨傾心於這位寒素的沈家表兄，確是一個極不尋常的佳話。文忠夫婦都具有高超的眼光，早拋卻貧富的觀念，而對這位外甥特見垂青，乃於道光十二年（一八三二年），先為他們舉行文定之禮，而於道光十九年，葆楨二十歲，敬紉十九歲，締結良緣。

林敬紉結婚之年，其父正以欽差大臣兩江總督在廣東辦理煙案，她以顯宦之年未及笄的淑女，雖在卓越的父母教養之下，毫無富家女的習氣，但她在深閨中，除讀書及刺繡外，就不曾入過廚下，作過羹湯，更何從知道那種典質度日的生涯。嫁到沈家後，她於是開始度其相當漫長的艱辛歲月。葆楨在上述「事略」中，特別提出一些動人的例證：

『己亥來歸，先母愛之篤，動必以自隨。兒時，目未嘗見厨竈，手未嘗親刀匕；試為之，母輒稱善，遂日以自娛。嘗於母奩中，得片楮，不知所謂，持以問母。母曰：此質券耳！昨米盡，以絮衣易之耳！於是乃知吾家之貧，益竭力承歡，無憂色。』

成婚那年，葆楨中舉人，須束裝入京會試，而資斧無着，敬紉便將嫁裝的金鐲出售，以充旅費。葆楨因又在「事略」中記說：『是歲，葆楨計偕，鬻金條脫治行，以蜀簾代之，後雖貴，弗易也。』

據以上記載，敬紉婚後的生活，是從優裕降至貧窮。她從此日日下厨，治膳食，且以自娛；賣嫁裝，買菜肴，以奉翁姑，不以為苦；看到當票，明知家貧，不以為憂。一直到葆楨發跡為止，敬紉所經歷的窮苦生涯，前後達十餘年之久。她在那種難堪的環境中所表現的品德與修養，實非『難能可貴』四個字，所足以形容出來。除得自先天的稟賦與後天的家教之外，其造成她那樣安貧忘憂而克盡婦道的其它原因，那應是她與葆楨伉儷情感之篤，而又從小相知之深，也有以使然。

在才學方面，葆楨在『事略』中，曾從敬紱待字閨中的情況說起：『鄭夫人（林文忠夫人）愛其明婉，使侍奕，然稍間，即學書、刺繡不少綴，蓋喜勤惡逸，所性然也』。葆楨又在上文中具體舉出幾個實例，如說：

『林鄉谿（名昌彝，因憤恨英人在鴉片戰爭中的行爲，自題其樓曰「射鷹樓」，先爲葆楨之師，後又與葆楨己亥科鄉試同榜）師，上所纂「三禮通釋」於文宗顯皇帝，募善書者書之，輒弗當意，室人爲書其首帙以進。』

案「東華錄」咸豐朝載：三年八月，『諭：前據禮部進呈福建舉人林昌彝所進「三禮通釋」一書，當交南書房翰林詳加閱看，茲據奏稱：該舉人尙能旁徵博引，留心載籍，不爲淫靡之學，惟繕寫尙多脫誤，業經逐卷黏籤。著禮部仍將原書發交該舉人，照籤改正，再行進呈』^⑤。到是年九月，又『諭：前因禮部奏福建舉人林昌彝呈進「三禮通釋」一書，當交南書房翰林校閱，尙多脫誤，因將原書發交該舉人，再行詳校。茲據改正，仍由禮部進呈，著即賞收。該舉人林昌彝，留心經訓，徵引詳明，著以教授歸部選用，以示獎勵』^⑥。按上面記載，林昌彝的書稿，因原來繕寫『尙多脫誤』，以致『輒弗當意』，經敬紱重爲書其首帙後，纔由咸豐皇帝『着即賞收』。另據葆楨四子瑜慶的「沈敬裕公年譜」載：瑜慶五歲，『林夫人課摹圭峯碑，有所悟』；^⑦十一歲，『母林夫人口授「資治通鑑」一卷，遂盡一年之力，點閱全部』^⑧。又據瑜慶所作兩首詩的前面序言說：『先母林夫人課瑜慶兄弟讀詩譜小序，閩塾子弟授詩，皆用朱註，故坊間無譜序單行本，手寫全部，命子婦永以爲法』。這篇序言下面，瑜慶並加註說：『故吾家讀詩，必用鄭譜小序，遵母訓也』。^⑨

隨後，葆楨在『事略』中，記林夫人在其九江道任內的事蹟說：

『戊午（咸豐八年，一八五八年），據撫、建之僞王石達開，傾巢道廣信入浙，室人佐治軍書，自正月至於五月，未嘗安枕』。

接着，葆楨又記其在江西巡撫任上的情形說：

『壬戌（同治元年，一八六二），拜命撫江，……羽書旁午，凡章疏緘札之重且密者，室人掌之』。

⑤ 「東華錄」，咸豐卷二十二，頁十三。

⑥ 同書，咸豐卷二十三，頁三。

⑦ 沈瑜慶、「濤園集」，頁一六八。

⑧ 同書，頁一六九。

⑨ 同書，頁三〇。

上引沈瑜慶，「壽園集」中的兩首詩之第二首，其起句是『佐罷官書課兒讀』，瑜慶並在其下加註說：『先君在江西巡撫任，所有密摺，皆先母手繕拜發，外間無知者』^⑩。又在其「贈老者王培元」古詩一首，他於詩題下面加註中說：『先君起任贛撫，緊要摺奏，多由內繕發，餘皆培元任之』；詩中又有『封章內寫定』之句^⑪，以證其母當時佐治官書的實情。除此之外，林敬紱相夫之功，另見於葆楨在「事略」中所述如次：

『葆楨性褊，室人常婉辭以戒，雖閤味，時復過舉，而匡救已多，然心力交瘁，身以羸困矣！』

據葆楨那樣坦率的自承，具見敬紱的修養可能超過乃夫。敬紱能詩，詩見於鄭士龍「全閩詩話補編」，茲錄其「遊湧泉禪寺」詩四首之末首如下，以見其硬朗而復寧靜的襟懷：

千年鐵樹控蛟虯，風雨難搖如意樓。

淘盡英雄浪已偃，名山更適歲寒遊。^⑫

根據以上所述各點，備見林敬紱具有不凡的慧質、傑出的才華、高度的修養，寧靜的腦筋。唯其具備這許多優越的條件，她乃能於危急存亡之際，而於俄頃之間，寫出正氣浩然、大義凜然的那篇著名的血書，以一篇有膽、有識、有情、有理的文字，扭轉了當時幾乎無可挽救的危局，為千載留下了出於巾幗鬚眉的不朽傑作。

二 血書乞援的經過

咸豐五年（一八五五年）十二月，葆楨從御史簡放為浙江杭州遺缺府，因迴避祖籍浙江，改任江西九江府知府。^⑬當新命發表時，九江早已為太平軍一再攻陷，清軍迄未能予以收復。當葆楨抵達江西時，江西八府五十餘縣，皆為太平軍所陷，所存僅南昌、廣信、饒州、贛州、南安五郡而已^⑭。那時，兵部侍郎曾國藩奉命督辦江西軍務，進圖克復九江，葆楨以現任九江府知府，自當聽曾氏調遣。當時以同知銜從曾氏轉戰江西的李元度，在「沈文肅公事略」中記說：『五年，出知九江

^⑩ 同書，同頁。

^⑪ 同書，頁一二九～一三〇。

^⑫ 陳香、「清代女詩人選集」（商務印書館人文庫）上冊，頁一二六。

^⑬ 「武林沈氏遷閩本支家譜」，頁四二。

^⑭ 「曾文正公全集」（上海東方書局民國二十四年印行版），第二十四冊，「曾文正公大事記」，卷一，頁一二。

府，郡久陷於賊，曾文正檄充營務處』^⑮。「清史」沈葆楨傳也記說：『咸豐五年，出爲江西九江知府，九江陷，從曾國藩筦營務』^⑯。次年六月，葆楨由九江府奉調署江西廣信府知府^⑰。

按廣信府城前此曾被太平軍攻陷，咸豐五年九月始告收復^⑱。六年三月，清廷以工部侍郎留江西學政任兼督辦江西團練廉兆綸奏稱：『撫州、進賢、東鄉、安仁於二月二十三等日相繼失守，……江省支郡疊陷，省城危急，請速飭救援』等情，因諭知曾國藩、文俊（江西巡撫）等，迅速擇要，分投攻勦，并特別指出：『廣信、饒州兩郡爲該省完善之區，未容再有疏失。……卽着曾國藩等飛催各該省援兵，分別由建昌、廣信等處前進，旣以保衛饒、廣，卽可援救省城，其饒、廣各屬要隘，並着廉兆綸督飭耆齡（江西布政使）等，就現有兵力，實力堵禦……』^⑲曾國藩在是年四月二十一日『江西近月軍情片』中，也奏稱：『臣等悉力籌商，目前勦辦之法，惟當力保廣、饒，以通蘇、杭之餉道；先勦撫、建，以固閩、浙之藩籬，此江西本省之兵勇所能竭力以圖者。……』^⑳在上述決策之下，廣信、饒州成爲當時軍事重鎮，勢在必守，而鎮守的人選尤爲全局所繫。由是爲曾國藩管理營務處的沈葆楨，乃以九江府知府調署廣信府知府的要職，而演出葆楨夫婦合力創造一番驚天動地而扭轉當時局勢的事蹟。這裏先將此番事蹟的經過簡述如次：

葆楨外放九江府時，林夫人敬紱回閩，省視舅姑。及咸豐六年葆楨奉命署理廣信府的繁缺，母林太夫人蕙芳深知其子此後工作的艱鉅，因對其媳敬紱說：『楨兒不耐繁劇，汝往佐之』^㉑。很明顯的，這位以姑母而做婆婆的林蕙芳，原是才識不凡的一位賢妻良母，而她對這位以姪女而做媳婦的林敬紱，早已洞悉其才學與修養，所以她不計艱危，而把媳婦送上前方，與其子協力同心以肩負艱鉅的工作。林蕙芳在那緊要關頭，是作了一番決定性的正確安排。敬紱遵命前往，由是廣信府城乃有一對傑出的夫婦悉力鎮守。

那時，奉命主持廣信等屬防務的侍郎廉兆綸，於是年八月初會同知府沈葆楨前往距離府城約百里的河口鎮，勸告人民輸將軍餉。就在他們離開府城時候，太平軍

⑮ 李元度「國朝先正事略」，卷二十七，沈文肅公事略。

⑯ 「清史」（國防研究院版），卷四百十四，沈葆楨傳，頁四七六四。

⑰ 「清史列傳」，卷五十三，沈葆楨傳，頁三十五。

⑱ 「東華錄」咸豐三十五，頁四。

⑲ 同書，咸豐三十八，頁三。

⑳ 「曾文正公全集」，第一冊，奏稿卷七，頁二一五。

㉑ 「先室林夫人事略」。

大將楊輔清自吉安，率所部萬餘人，越過山區，疊破新城、瀘溪、金溪，再攻陷貴溪、弋陽，而逼近廣信。當時廣信府城守兵僅四百人，聞風潰散，知府衙中吏役紛紛逃走，僕從數十人，留者僅有七人，他們預備了船隻，力勸獨處危城的知府夫人即速上船，而城中紳士則敦請她避往城外山中。在那萬分危急的情景下，林敬紱堅決拒絕他們的請求，指手中所持一把劍和後堂外的一口井，力表她與城共存亡的決心。恰好福建侯官人饒廷選²²，以貴州安義鎮總兵署福建提督，奉命管帶閩兵，駐防玉山，以防衛浙江，敬紱乃刺血作書，乞援於廷選，其血書全文如下：

『將軍漳江戰績，嘖嘖人口，里曲婦孺莫不知海內有饒公矣！此將軍以援師得名於天下者也。此間太守聞吉安失守之信，預備城守，偕廉侍郎往河口籌餉招募，但為勢已迫，招募恐無及；縱倉卒得募而返，驅市人而戰之，尤所難也！頃來探報，知昨日貴溪失守，人心惶惶，吏民舖戶，遷徙一空，署中僮僕，紛紛告去，死守之義，不足以責此輩，只得聽之，氏則倚劍與井為命而已！太守明早歸郡，夫婦二人受國厚恩，不得藉手以報，徒死負咎，將軍聞之，能無心惻乎？將軍以浙軍駐玉山，固浙防也。廣信為玉山屏蔽，賊得廣信，乘勝以抵玉山，孫、吳不能為謀，賁、育不能為守，衢、嚴一帶，恐不可問！全廣信即以保玉山，不待智者辨之，浙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將軍也。先宮保文忠公奉詔出師，中道齋志，至今以為心痛，今得死此，為厲殺賊，在天之靈，實式憑之！鄉間士民，不喻其心，以輿來迎，赴封禁山避賊，指劍與井示之，皆泣而去。太守明晨得餉歸後，當再專牘奉迓，得拔隊確音，當執爨以犒前部。敢對使百拜，為七邑生靈請命。昔睢陽嬰城，許遠亦以不朽，太守忠肝鐵石，固將軍所不吝與同傳者也。否則賀蘭之師，千秋同恨。惟將軍擇利而行之！刺血陳書，願聞明命。』

這封血書，寫於氣氛萬分嚴重的關頭，作於形單影隻而伶仃孤苦的境地，祇憑她一寸丹心而一氣呵成了一篇絕妙好辭，其中不特有血有淚，而且盡情盡理，就以文字來說，則字字珠璣，矯健而復宛轉，堪稱為第一流的傑作。如若不是她幼承家

²² 「清史列傳」，卷五十一，「饒廷選傳」稱：廷選福建侯官人，山行伍游升千總、守備、都司、遊擊；咸豐三年，擊敗撲犯漳州之會匪，以功署漳州鎮總兵，四年二月，授貴州安義鎮總兵，五月，署福建提督，旋管帶閩兵，駐防玉山。廣信解圍立功後，調補浙江衢州鎮總兵。八年三月，以『因循貽誤，革職帶罪留營』，不久復官，改授江西南贛鎮總兵，十二月，被閩浙總督王懿德劾其藉病遷延，仍受『革職留營』處分。十年，陞浙江提督。十一年，浙江巡撫王有齡以其統率諸軍紀律不嚴，以致潰退，奏上，再受『革職留營處分』。是年十一月，杭州被太平軍攻陷，廷選死之，其兄廷杰、弟廷養均於是役力戰陣亡。同治元年，予廷選諡號『壯果』，惟各書多稱為『壯勇』。

教，長復潛修，如何能具有如此精誠，如此才華，乃至如此爐火純青的修養。這又如何不使具有忠義氣質的饒廷選，於接到血書之後，深受感動，立即發兵馳援廣信呢？

按這篇血書所稱『昨日貴溪失守』來計算日期，它應是作於八月初五日（據葆楨所撰「先室林夫人事略」文中所記，貴溪於八月初四日失守）。初六日，葆楨自河口馳歸廣信府城。初七日，得饒廷選覆書說，即將拔隊前來，但河水涸，船不能下。初八日，大雨不止，信江漲二丈餘；初九日，廷選率所部乘舟抵廣信城下，葆楨徒步迎入城。初十日，廷選所部守備畢定邦、賴高翔奮勇出戰太平軍，斬數十人，人心始定。在酣戰中，敬紉夫人親自執爨煮粥，派人挑出城外犒軍。十三日，太平軍大至，合圍廣信城，林夫人不斷執爨犒勞兵士。十五日，兩軍大戰，破太平軍長圍。十七日，太平軍撤圍引退，廣信府城終獲保全。

三 幾乎湮沒的血書

上節所述廣信解圍的經過，其見於當時官文書的，首篇是曾國藩於八月三十日，即廣信解圍後之第十三日，所馳奏的「邊錢會匪圍攻廣信浙兵援勦解圍摺」。茲先將這篇奏摺中有關各段照錄如下：

『……據署廣信府沈葆楨稟稱：該守先隨廉兆綸在河口籌辦軍餉，忽聞貴溪失守，因於初六日五鼓，單騎馳歸府城。不但居民、舖戶遷徙一空，即兵勇、胥役、僕從亦皆散去。當即飛函請駐防玉山之安義鎮總兵饒廷選就近赴援。初九日，饒廷選統率浙兵二千，順流抵郡。十一日，賊亦麇集城下，四門皆有賊踪，饒廷選令開東、北二門，出隊迎擊，殺賊百餘名。十二、十三，復有斬獲，賊尚未退等語。……臣等……部署甫定，接據稟報：十五日，浙兵大獲勝仗，殲其渠魁，餘匪遂於是夜全行遁去，由興安竄往德興一帶，廣信之圍已解，河口已無賊踪。此會匪圍攻廣信府城，浙兵援勦之實在情形也。臣等伏查此股會匪，初本不甚猖獗，即旬日之間，連擾數縣，亦實無兵勇與之拒禦，非果由賊勢之兇悍。迨廣義軍潰於貴溪，於是逆焰遽張，裹脅愈衆，遂敢圍逼廣信，梗塞江省咽喉之路，大局幾不可問。幸知府沈葆楨先馳入城，得以豫請援師，與參將榮壽、知縣楊昇、千總胡再陞四人者，立志堅守，提調援師，保全要郡，實屬危而獲安。沈葆楨係原任雲貴總督林則徐之甥，又係其女婿，講求有素。此次守城，吏民盡散，衙署一空，其妻亦同在危城，無僕無婢，躬汲

爨，具壺漿，以餉士卒。沈葆楨與楊昇等，徒步登陴，晝夜辛勤。兩年以來，江西連陷數十郡縣，皆因守土者先懷去志。惟汪報閩守贛州，沈葆楨守廣信，獨能申明大義，裨益全局。除汪報閩歸於贛州案內奏請外，所有署廣信府知府沈葆楨、參將榮壽、知縣楊昇、千總胡再陞，及饒廷選所帶之出力員弁，可否容臣等分別保獎，抑或另將浙江援師歸於浙江撫臣保奏之處，伏候聖裁訓示。……』²³

上錄曾國藩的奏摺，特別強調廣信解圍一役，『沈葆楨……獨能申明大義，裨益全局』，不僅『保全要郡，危而獲安』而已。摺中涉及林敬紱的部分，自不是根據沈葆楨的稟報，應是出於他人（極可能是負責信屬防務的廉兆綸）的報告。但其中僅敘敬紱躬親執轡犒軍，而對於其血書乞援一節，則未有隻字提及。葆楨後來在奏摺中追敘廣信之役，亦僅有如下簡述：

『……伏念臣於咸豐六年待罪廣信，巨逆楊輔清由吉安率數萬眾長驅直入，所過輒陷。廣信防軍潰於貴溪，郡城存兵寥寥，登時駭散。臣在河口籌餉，星馳回郡，城已一空。臣一死之外，毫無長策，幸升任總兵饒廷選聞警，即提所部千餘人，卷甲疾趨，兵至而賊亦至，前浙江撫臣何桂清陸續濟兵濟餉，饒廷選七戰皆捷，乃得轉危為安。……』²⁴

上文乃葆楨萬分自謙之辭，將廣信解圍的功績推讓與赴援的饒廷選及浙省大吏，自更不會提到敬紱夫人那番血書乞援的建樹。到敬紱逝世後，葆楨在其「室人林夫人事略」文中，繪聲繪影，寫出一長段情文並茂的廣信解圍回憶如次：

『……丙辰（咸豐六年，一八五六年），葆楨攝廣信，母命室人曰：楨兒不耐繁劇，汝往佐之。八月，葆楨籌餉河口，僞王楊輔清自吉安潛師，驀越山谷而行。初四，陷貴溪；初五，陷弋陽。郡城守卒四百人，聞風潰散。署中人具舟請室人出，弗聽。則給之曰：太守已自河口入閩界，去此不遠，今往就之耳。室人曰：勿欺我，且夕至矣！初六，葆楨輕騎歸，一吏一役無留者，幕僚迎謂曰：舟已具，事不可為，宜籌長策。笑謝之，揖而行，僕從數十人，存者七。重賞購勇，無應者，乃飛書乞援於駐玉山之遵義鎮總兵饒壯勇公。是日，賊抵河口，別部據興安，去郡約八十里，風鶴之警，日數十至。土匪乘而竊發民居，無可掠者；官出，則掠其署。初七，饒公書來，已祭纛，將拔隊矣，夫

²³ 「曾文正公全集」，奏稿卷八，頁一九～二〇。

²⁴ 「沈文肅公政書」，卷一，「恭報馳赴新任片」，頁三。

遁，覓船，水涸，不可下。葆楨方作書答之，闖人持刺，報通判、訓導請謁；答書畢，出則廳事虛無人焉，徧索僕輩，亦不可得。返入內署，室人據井甃坐，曰：君出，久不入，慮有變，懷君印至此。頃，一人握短兵入，詰之，曰：我鄉人也，聞郡役盡散，來護衛耳！諭之曰：勿須爾。逡巡出，察其情狀，殆爲攫物來歟？葆楨亦據石坐，劇談至暮。一僕喘而歸，問之故，曰：客方坐，從卒呼賊至，客上馬馳，諸僕隨之，馳十餘里，亦相失，我登山望，不見動靜，故歸。既而歸者三人而已。一弁稱：山東外委胡士清求自效，僕輩以間諜疑之。室人曰：城空矣，何待間！君能用之，雖諜何傷！諜必不逃，不遠勝於聞警而散者乎？葆楨倦極而臥，乙夜，室人促之曰：起！起！甫豁目，四壁皆紅，光徹牀席。胡士清呼而入曰：城南火起！葆楨出視之，營、縣方自城外登城，葆楨招其從者曰：爾等尚數十人，能滅火者，予三百金。有數人趨而進，以矛撼之，不動，袖手退。歸署，室人方焚香告天。葆楨具衣冠出，向火拜，以朝珠、品服投火中，亦不熄，熟視之，無如何，仍歸而臥。覺而天曙，大雨如注，火滅矣！室人曰：城中炊煙盡斷，火何由起，疇昔之火，必賊中探卒以空城告者也，今日賊當至。吾自結髮以來，常恐後君死，今得殉君，固其所也！手劍授葆楨曰：向者吾以井爲歸，今雨甚，不可露坐。賊至，君以劍當之，使我倉卒得自達於井，世世感君恩矣！有童子冒雨來，呼葆楨出，卻之，泣而去。頃之，紳士楊德淵率輿夫十餘人，強葆楨赴其鄉，謝之曰：太守可去者耶？曰：卽爾，於事曷濟？且夫人何爲者！闔城官眷盡在吾鄉，急則入封禁山，保無虞也。懇僕輩以告，室人指井示之，亦泣而去。室人以小婢付三僕曰：今日絕望矣！爾等必不能留，顧此幾幾者何辜，爾等挈之行，毋令失所。自是內署惟兩人，形影相對，饑則療以糜，汲、爨皆室人獨當之。是夕，賊竟不至，蓋得報，知其爲空城，不復措意，俟晴乃發也。初八，雨不止，信江漲二丈餘。或言饒軍前隊至沙溪，未之信也。初九，饒公舟抵城下，葆楨徒步迎之，中途遇守備胡再陞，借以馬。饒公入城，有負裝呼賊至者，執其二，斬之，乃定。玉山把總張明，報賊營太平橋，去郡城四十里。初十味爽，葆楨隨饒公登城，黃旂彌望，饒部僅千人，軍吏失色。然賊以爲空城也，卒見赤幟大驚，莫測虛實，營北山上未畢，以偏師直擣城下，銳甚，我師卻。守備畢定邦、賴高翔以漳人血戰，斬數十級，人心始安。戰方酣，有挑粥出者，戰士啖之，問所自來，曰：郡夫人親執爨以犒軍者也。士感泣，爭奮。十一，紳民間援兵至，各具油、燭、鷄、鴨，問道入城。十三，賊大至，圍合，接濟斷，

文吏竄伏；薪糧、犒勞，室人會計而出納之。十五，大戰，破其長圍。自十三後，城中無燈燭，是夜中霄一月，萬幕如霜，葆楨謂室人曰：如此風月，可謂良夜，值君初度，盃酒不可得，然得此一戰，慶再生矣！室人曰：度與君萬萬無生理，自茲以往，在人世一日，皆天賜也。第念此時烽警當達闕中，道路傳聞，疑誤百出，二老人對佳節思君與我，殊難爲懷！因相與泣下。十七，賊遁。室人指井曰：此吾所託命者也，不可無以報。具酒脯祭焉。漳、詔兵勇，爭欲見夫人，遇其親澣濯也，愕然而退。……』

葆楨回述這段廣信解圍可歌可泣的過程，將敬紱夫人視死如歸的精神，料事如見的慧質，親親而仁民的存心，說得淋漓盡致，躍然紙上，千載之下，凡讀到這篇文章的人們，誰不對這盡忠職守而矢志不渝的一對夫婦，尤其對這位明慧貞烈的敬紱夫人，備致欽佩之意。然而，葆楨此文雖將那十餘日所發生的大小情事，一一列敘，卻獨對一件爲全局所繫而格外動人的事蹟，即敬紱寫給饒廷選的血書，竟然擱置不提。按照葆楨原文所敘，飛書乞援於饒廷選，是發生於他從河口馳歸廣信府城之日，而且是他本人所作，而次日在接到饒廷選覆書允諾赴援後，亦由他再作答書，一似均與敬紱無關者。不錯，葆楨馳歸廣信之日，確曾飛書乞援於廷選，有如敬紱的血書中所已先說到『太守明晨得餉歸後，當再專牘奉迓』，但這不能否認在他本人去書之前，已由敬紱夫人先一天發出了一封刺血所作的乞援書。事實上，葆楨在上文中不免留下一個漏洞，那就是飛書饒廷選的日期問題。原文說：『初六，葆楨輕騎歸……』（按是從河口歸廣信府城），當日經過應付幕僚等出逃的請求後，『重賞購勇，無應者，乃飛書乞援於駐玉山之遵義鎮總兵饒廷選』等等。按河口至廣信府城，相距百餘里，照當時交通條件，清晨出發，最快也要遲至下午始能抵達；抵達之後，先須應付幕僚，再經在城內重賞募勇而無結果之後，當日所餘時間委實無多，那時再飛書九十里外的玉山，如何能於次日便得到廷選的覆書？相反的，按敬紱的血書所稱，『貴溪昨日失守』，及葆楨文中所稱，『初四，陷貴溪』，合起來計算，血書是作於初五日，亦即是在葆楨從河口歸抵廣信府城前一日，而後才能於初七日接得廷選的回信，這自是顯而易見的事實。

葆楨隱晦敬紱血書乞援的事實，有其不得已的苦衷，其理由當在本文後段予以剖析。這裏先提到若干傳記作者，在葆楨傳中，雖都敘到敬紱的行事，卻也未提其血書乞援的故事，如顧雲所作「沈文肅公傳」，僅有如下的簡述：

『……調廣信府，受事出河口籌餉，而粵逆楊輔清，既自吉安連陷貴溪、弋陽，遂慶集城下，亟馳歸，據空城以禦，日持忠義，涕泣勞守陴者曰：不使

若獨死。妻林亦悉出匱具犒士，而身坐井上弗去，語公曰：城陷，覓吾骨此中矣！數日，總兵饒廷選援至，合軍出，七戰皆捷，廣信圍解。曾文正公疏所稱獨伸大義於天下者也。……』^{②⑤}

金安清在其「林文忠公傳」中，提到葆楨夫婦廣信守城的故事，也僅簡略的說：

『女適同邑沈中丞葆楨（按金氏此文作於葆楨未任兩江總督之前，故僅稱他為「中丞」），公之甥也。……任江西廣信府，賊大至，城空，公女獨守井待盡，招沈同難。賊退後，曾帥以實事疏達，上為動容。沈由此不二年開府。公忠盡之教，施及子女如此，可謂難矣！』^{②⑥}

王闈運所撰的「湘軍志」，對廣信解圍經過記述如下：

『八月，寧都土寇襲陷建昌，遂陷鉛山、貴溪，圍廣信。知府沈葆楨從學政督餉河口，聞警還城，居民蚤散走，葆楨嬰空城，與省軍阻絕，飛書玉山，告急於浙將。浙將饒廷選，故葆楨舅林則徐部，軍有兵二千人，以則徐舊恩，倍道赴之。廷選軍無部伍，唯裨將畢定邦、賴高翔頗敢戰，其行軍不齎糧，止不為屯，故於赴急易。至廣信之明日，寇亦至，以城有備，圍五日而去。江西恃廣信通鉉貨為餉源，聞廣信能守，則以為奇功；湘軍久無功，則益絀。』^{②⑦}

上錄一段顯示王闈運以想當然之說，硬指饒廷選為林文忠的舊部，一似廷選的赴援為酬私恩，似乎因此而沖淡了其急公誼的實情（關於此事的真相，當在後面研判）。至於當時流傳甚廣的林敬紱行事，王氏未予記述，不特血書乞援一事，他隻字不提，即曾國藩疏中讚美敬紱執爨犒軍一節，他亦予以抹煞。可是相繼問世的陳康祺「郎潛紀聞」，在「沈夫人佐守廣信」的文中，則以全不相同的語氣敘述如下：

『兩江制軍沈文肅公葆楨，以御史典郡。咸豐六年守廣信時，粵逆楊輔清由吉安長驅直入，所過輒陷，公激厲兵民，登陴死守，城卒獲完，其受知大用，肇始於此。相傳當圍城岌岌時，林夫人撤內署金帛犒士，列巨鍋於大堂，親職炊爨，以飽饑疲。時公臥起，睥睨間，督士卒守禦，幕僚星散，軍火芻薪、文檄判牘，皆出夫人手。士民感頌慈蔭，與章貢長流。夫人林文忠女也，蓋家教夙涵已（下註：按文肅夫婦守城事，曾文正公以之入告，亦歸美於文忠

②⑤ 繆荃孫、「續碑傳集」，卷二十七，顧雲、「沈文肅公傳」。

②⑥ 同書，卷二十四，金安清，「林文忠公傳」。

②⑦ 王闈運、「湘軍志」四，頁四～五。

家法)。』^②

以上所引各文，都未提到林敬紱血書乞援之事。陳康祺文中，雖有『文檄判牘，皆出夫人手』之言，但這應是泛指林夫人『佐治官書』而說，不能視為與血書乞援有關。以嫻於清代掌故見稱的陳康祺，如若掌握有敬紱血書乞援之可歌可泣的故事，豈有不援筆大書而特書之理。於此可見這篇歷史上極可珍貴的文獻——血書，當時幾乎湮沒無聞了。

四 血書原文的校正

我國歷史上閨秀之涉及武事而見稱者，不乏其人，如花木蘭之代父從軍，梁紅玉之擊鼓助戰，秦良玉之領兵破賊等等，都留下了不朽的事蹟。林敬紱之血書乞援一事，論事功，實不讓古人，若論才華與修養，則直可凌駕古人而上之。她手中所寫出的血書，豈可任其湮沒下去，而使我們永遠不見這一個最可景仰的事蹟！不錯，這一件不朽的故事，終於在李元度的「沈文肅公事略」問世之後，首先在傳記文學中揭開了這段重要的史實。這裏將其中有關廣信解圍的一段轉錄如下：

『……六年，署廣信府。當是時，江西列郡皆賊踞，自會城外，惟贛州與廣信僅存。詔督學侍郎廉兆綸典信防。侍郎赴郡屬之河口，勸民輸餉，以公從。別賊楊輔清率黨萬餘，自吉安破新城、瀘溪、金溪，連陷貴溪、弋陽，防軍敗潰，廣信岌岌。公兼程返郡，至則城門洞開，官吏、軍、民走且盡。公夫人，林文忠公則徐女也，讀書明大義，盡遣其子女僕婦，而堅留以俟公。或給之曰：太守已避地崇安矣！夫人曰：吾夫子不出此也。語畢，而公至。士民請公出城暫避，圖後舉，公笑謝之。總兵饒壯勇公廷選，領浙軍駐玉山，閩人也。公未歸時，夫人代公作書乞援，饒公許之。然相距九十里，無民夫運軍械，勢萬萬無及。夫人日坐井眉，躬執爨，與公相對，待盡而已。忽大雨，水驟漲，饒軍登舟，半日至。先是賊諜至，巷無居人，歸告其酋，謂此囊中物耳。賊亦避雨興安，留一日。詰朝薄城，則旌旂徧樹城上，賊氣沮，斬諜者，悉銳圍攻。遊擊賴高翔、畢定邦等啓城決戰，凡七捷，斬馘近千，賊解圍遁，士民慶更生，公以此名聞天下。曾文正上公夫婦城守狀，謂軍興有年，郡縣望

^② 陳康祺、「郎潛紀聞二筆」，卷二，頁五。又慈谿柴萼（小梵）節錄陳康祺的記述，在其「梵天廬叢錄」中，列為『沈葆楨七則』之第一則（「梵天廬叢錄」六，頁一）。

風逃潰，惟沈某能獨伸大義於天下云。……』²⁹

李元度上文所稱：『公未歸時，夫人代公作書乞援，饒公許之』，寥寥十餘字，已足在文字上揭開了林敬紱作書乞援的真相，確實證明了當時寫出第一封乞援書的，是林夫人敬紱，而不是葆楨本人。李元度所以能肯定的指明了上述真相，實基於下列兩個條件：其一，元度那時以同知從曾國藩轉戰江西各地，當葆楨於咸豐六年八月死守廣信之時，元度則提兵奮戰於撫州附近，並於九月初克復宜黃、崇仁兩縣，旋失陷撫州老營³⁰；嗣後曾國藩奏請飭李元度之師駐守貴溪，以便移駐廣信府城³¹。在這段經過中，元度得就近充分知悉廣信解圍前後的經過。其次，元度與葆楨，不特在軍中有同袍之誼，在幕府有同僚之雅，且復有姻婭之親，有如沈瑜慶在其壽李鴻章文中如下所言：

『……時湘鄉曾文正公以欽差大臣督師江西，相國（指李鴻章，時以文華殿大學士兼直隸總督）以編修佐曾公幕，長兄筱泉制府（指鴻章兄瀚章，時任兩廣總督）亦以拔貢知縣留軍中。先公廣信解圍後，卸郡事，調管營務，始與相國兄弟重敘京國之歡。平江李次青（元度）先生，爲癸卯同年，同在曾公幕中。方廣信之以浙兵解圍也，浙中大吏意微不嘖，嚴檄撤援回防，先公乞師填紮，大府久不報，曾公檄次青先生以所部平江營來戍。及茲同時袍澤，畢集幕府。次青先生以道義之交，申婚姻之請，相國兄弟實合兩姓之成，此瑩慶（葆楨次子）所由壻於平江李氏也（按瑩慶娶李元度三女蘩祉）。……』³²

據上所述，李元度與葆楨，既彼此交往親密，又爲兒女親家，對沈家所經歷大事，元度必所週知，舉凡沈氏所未曾宣揚而必須延譽的嘉猷懿行，元度自必樂爲筆之於書，以垂不朽。由是林敬紱作書請援之事，首先出現在李元度的「沈文肅公事略」之中。

林敬紱作書請援之事，雖已爲李元度據實記載如上，但她刺血所作的「血書」，仍未見於元度的文中。茲從葆楨四子瑜慶所作「寶井堂記」中，摘錄有關『血書』的記述如次：

『……壯勇（饒廷選諡號）亦閩人，以鄉誼故，公不在郡，夫人作書告急，爲邦人請命，壯勇亦用忠義相急難。事後，公與壯勇約爲兄弟。壯勇常裝

²⁹ 李元度、「國朝先正事略」，卷二十七，「沈文肅公事略」。

³⁰ 「曾文正公全集」，奏稿卷八，「撫州各營被賊撲陷摺」，頁二五～二六。

³¹ 同書，同卷，「請饒廷選軍仍駐廣信片」，頁二七。

³² 「壽園集」，頁二〇七。

潢此書，張之客坐，以示賓客，及殉杭州之難，此書遂沒。瑜慶少時，壯勇次子仲馨孝廉曾以鈔本相示，謂曾見原書，紙尾『某氏百拜』，血痕狼籍。公與夫人終嘿之，不為家人言。孝廉歿京師，今其家及戚屬所傳寫者，多譌字脫句。甲申（光緒十年，一八八四年）三月，瑜慶從陳伯潛（寶琛，時以內閣學士出任江西學政）閣學按試信州，晤郡人士，出示血書鈔本，則又與饒氏所存略異。……信人思完土之功，將饒氏鈔本，與信人寫本，校正同異，呈請巡撫潘公（爵）進呈，並請合祀於朝，得旨報可……』^③。

據瑜慶先後親歷其事而作的如上敘述，我們可以看清血書的真相。所云『紙尾，某氏百拜，血痕狼籍』，足證這封書信是林敬紉夫人寫的，而又用血寫出來的。這樣刺血寫出一篇盡情盡理的求援書，怎能不使受書者饒廷選心悅誠服而不顧一切立即發兵急難呢！怎能不使饒部全軍感奮而以寡敵眾悉力血戰於廣信城下呢！這篇在敬紉當時獨對萬分危急情況而倉卒寫出的血書，其不曾保留副本，是可以想像的。到饒廷選於杭州城陷並同其二弟及其妾都以身殉之後，唯一的原書遂湮沒不見。幸虧當廷選在世之日，他萬分珍重這篇極有歷史價值的血書，特加裝潢，懸掛在他的客廳，供人景仰，而他的子弟及戚屬得以鈔錄下來。其後，廷選以江西南贛鎮總兵，經曾國藩奏請以代沈葆楨守廣信^④，在他駐防廣信期間，廣信人士也有機會將血書鈔錄下來。由是，沈瑜慶乃得會同廣信士紳，將當地的鈔本與饒家所藏鈔本互相校對，修正訛字及脫句之後，血書真相遂見完整。廣信府人鄭維駒（字諮臣），以進士棄官家居，任信江書院山長，過去與葆楨往來甚密，葆楨在江西巡撫任中，曾以其學行奏舉於朝^⑤。陳寶琛任江西學政時，亦以維駒『方嚴沖簡，粹然儒風』奏請按廣東儒林陳澧、朱次琦例，賞加京職虛銜^⑥。維駒對『曩時事甚悉』^⑦，不特於光緒十年二月應瑜慶之請，參與血書校正工作，而且聯同廣信府紳耆具文籲請將林敬紉夫人附祀沈葆楨專祠。江西巡撫潘爵據以奏陳清廷，嗣於是年六月奉旨，准如所請，其詔文如下：

『潘爵奏：已故督臣沈葆楨之妻林氏，乞援守城，保全閩郡，請附祀沈葆楨專祠，並鈔錄該氏書稿呈覽一摺。據稱：咸豐六年，賊匪竄擾江西，時沈葆

^③ 同書，頁二一四～二一五。

^④ 「清史」，卷四百三，饒廷選傳，頁四六九六。

^⑤ 「濤園集」，頁二一六。

^⑥ 陳寶琛、「滄趣樓奏議」，卷下，「請加鄭維駒京銜片」，頁二十三～二十四。

^⑦ 「濤園集」，頁二一六。

楨爲廣信府知府，赴鄉籌餉，其妻林氏，因郡城危急，作書乞援於已故總兵饒廷選，沈葆楨旋即回署，與饒廷選同守郡城。該氏躬親執爨，以犒將士。用是連戰皆捷，郡城得全，實屬深明大義。沈林氏着准其附祀沈葆楨廣信府專祠。欽此。』³⁸

至此，林敬紱血書乞援之事，終由官文書予以證實，而紛紛記入歷史性文獻及各家筆記。清史各篇「沈葆楨傳」，均予確實記載。如「清史列傳」記說：

『……葆楨妻林氏，雲貴總督林則徐女也。當楊輔清擾廣信時，葆楨出籌餉於河口，林氏聞警，以死自誓，刺血作書，乞援於饒廷選，略謂：夫婦受國厚恩，徒死負咎，因爲七邑生靈請命，喻以駐軍玉山，若廣信失事，則衢、嚴之屏蔽盡撤，援廣信即以固浙防；又引睢陽嬰城，許遠亦以不朽爲勗，而望其不爲賀蘭進明。廷選得書馳援，葆楨亦歸，城虛無人，供億胥缺，林氏躬執汲爨，以犒將士，獲保郡城。曾國藩奏稱其深明大義。光緒十年六月，江西巡撫潘蔚以其書稿呈進，疏請附祀葆楨廣信專祠，上許之。……』³⁹

「清史」、「沈葆楨傳」記說：

『……妻林，先刺血書，乞援於浙軍總兵饒廷選。……』⁴⁰

至於各家筆記，對廣信解圍一役，幾無不推功於林敬紱的血書請援。閩人謝章鋌（枚如）、魏秀仁（子安）、林紓（琴南）等的記述中，均有論斷，而較晚的各家筆記，所述尤爲詳盡，如武進李伯元的「南亭筆記」，記述如次：

『咸豐間，侯官沈文肅公以名翰林出守江西廣信府，時值粵西羣盜蔓延江西各郡，而廣信全城之功，林夫人之力爲多。林夫人者，卽林文忠公之女也，兼資文武。沈公不時外出，時軍書旁午，外間文書均由夫人一手批答，代拆代行。某年月日，賊大股將圍廣信，時沈公偕廉侍郎兆綸出城招募籌餉，正在百里內外，夫人情急，乃刺指血，致書求援師於浙將饒鎮軍。時饒公以浙軍駐守玉山，距廣信甚近，得林夫人書，又念本爲林公舊屬，躊躇之間，忽天降大雨，饒軍卽乘機統軍，順流而下，直至廣信，賊乃解圍遠遁。時沈公招募籌餉事畢，亦回廣信，與饒鎮軍籌善後事宜，後來賊亦未能再至。茲錄林夫人血書如下（血書原文略）⁴¹。

³⁸ 同書，頁一八二。

³⁹ 「清史列傳」，卷五十三，沈葆楨傳，頁四十五。

⁴⁰ 「清史」，卷四百十四，「沈葆楨傳」，頁四七六九。

⁴¹ 李伯元、「南亭筆記」，卷七，頁二。

已故高拜石先生及今人劉太希先生等的筆記，都有類似的詳細記述。高著「南湖錄憶」中，有「林敬紱與信州寶井堂」一文，關於血書求援一事，所記如次：

『……廣信府及南昌百花洲沈祠中，皆夫婦並列，其乞援書且書懸廣屏間，筆路矯健沈摯，純由左氏傳蛻化而來。按咸豐六年，葆楨署廣信府，太平軍楊輔清連陷貴溪、弋陽，將逼廣信。葆楨偕廉兆綸侍郎方赴河口籌餉，聞訊馳回，而太平軍已圍城，官吏軍民多逃走。郡人請林亦避，林懷印執劍立井旁曰：寇來，有死而已！及葆楨還，林復刺指作書，乞援於遵義總兵饒廷選，其父舊部也。會大雨，輔清滯興安，廷選得書馳至。林躬親執爨，以犒將士，由是七戰皆捷，圍遂解。曾國藩上其守城狀，詔嘉獎，自是葆楨日有聲，洵至大用。是時，林蓋已有身，旋生一女，即以「懷印」命名，用紀廣信圍城懷印倚井事也。……』^⑫

劉太希先生的「無象庵雜記」中，關於敘述林敬紱者，前後計有兩篇，其第一篇『林則徐有女』，文如次：

『……林夫人爲林則徐女，獨居危城，先遣子女遠避，念浙江守將饒廷選爲則徐舊部，駐玉山，乃刺指血，致書於饒乞援。夫人親自登陴，並脫釵釧犒軍，自綉旗幟曰「鄉團」。會大雨，寇至興安，而饒軍已與鄉勇入城矣。時諜者方報城中空虛，及至，見城上遍樹旌旗，大驚，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！然饒所部僅千人，楊輔清率驍悍萬人至，用巨砲轟城，饒與裨將賴高翔、畢定邦出戰，凡七捷，輔清遂解圍去。事平，曾文正公上沈氏夫婦守城狀，謂軍興有年，郡縣望風逃潰，惟沈氏獨伸大義於天下。好事者繪圖演爲傳奇，以記其事。予友饒君炳元，係饒壯勇公廷選孫也，家藏夫人血書，裝潢爲小幅，一時名流，如曾文正、胡文忠皆有題跋。（下錄血書原文，略）……民國三十三年，予避地上饒，即廣信府，於舊府署遺址，見一亭聳峙，下有「林井」，讀其碑記，知卽林夫人函中所稱之井。念其在危機一髮之頃，刺血草函，猶能敘事井然，措詞得體，其應變膽識，實不僅遠勝於鬚眉也。』^⑬

劉記第二篇，「濤園集寄李氏姐信州詩箋」的文中，首錄沈瑜慶「濤園集」中「寶井堂記成書後寄李氏姐信州」五古詩全首，後面復對林夫人血書求援事，備致

^⑫ 高拜石，「南湖錄憶」，頁二五六～二五七。此文並言：『懷印長，嬪於李，生畚曾宗言兄弟』。按懷印爲葆楨四女，長適曾憲義，見「武林沈氏遷闕本文家譜」，頁四三。嫁李家者，爲葆楨長女，具見於沈瑜慶「濤園集」的「寶井堂記」中，頁二一六。

^⑬ 劉太希，「無象庵雜記」，頁九七～九九。

讚揚之辭如下：

『……此詩句句有本事。沈文肅公葆楨夫人，爲林文忠公則徐之女，以中秋生，咸豐初，助文肅守廣信事，世久有名。……今考「清史稿」沈葆楨列傳但稱：『……妻林先刺血書乞援於浙江總兵饒廷選……』。敘事雖簡括，而病在太簡，使入司馬子長、班孟堅之筆，則斷無不錄林夫人乞援書者。以其文其事，在太平天國戰史中，在清代女子集中，皆爲第一等可歌可泣事也。林夫人血書，余去歲曾錄載於「人生雜誌」，其文矯健沈摯，從左傳蛻化而來，文氣似韓，無怪濤園躬承庭訓，而有左癖也。……』^④

上錄李、高、劉各記，對林敬紉血書乞援，均有崇高的評價，但他們對其中若干事蹟，仍不免有以訛傳訛的記載。高氏文中，竟有『及葆楨還，林復刺指作書乞援於遵義總兵饒廷選』之說，實與血書原文所載完全相反，而有了極不合理的錯誤。至於有關饒廷選和林文忠的關係，李氏說：『饒公……得林夫人書，又念本爲林公舊部……』；高氏說：『刺指作書，乞援於遵義總兵饒廷選，其父舊部也』；劉氏也說：『念浙江守將饒廷選爲則徐舊部，駐玉山，乃刺指血，致書於饒乞援』這三篇記載，不約而同，都認定饒廷選爲林文忠的舊部。這種論斷，不是出於『意其或然』，便是受了前面所錄王闓運「湘軍志」誤載的影響。沈瑜慶在其「寶井堂記」已曾對此作了辨謬正訛的說明如下：

『……所公壯勇爲外王父林文忠公舊部，則意其或然，好事者竄入之，湘中王壬秋（闓運）孝廉據以入「湘軍志」者也。壯勇與文忠雖同居里閭，素昧平生；卽公（指葆楨）與壯勇，前此亦未謀面。』^⑤

按林文忠先後總督兩江、兩湖、兩廣、陝甘、雲貴，凡十一省，又曾在浙江任杭嘉湖兵備道，在山東任東河總督，其一生先後所統轄的軍隊，達到四十萬人之多^⑥，而獨不曾統轄過福建的軍隊。饒廷選則從道光年間迄咸豐四年，由行伍游升千總、守備、都司、遊擊、總兵、署福建提督，始終都在福建省內任武職，在職務上與文忠毫無牽連，絕無充當文忠的舊部之可能。他雖與文忠及葆楨爲福建侯官縣同鄉，但沈瑜慶切實指出饒與文忠『素昧平生』，卽與葆楨『前此亦未謀面』。我們可以斷定，文忠或葆楨與廷選原無任何私交之可言。

再按「濤園集」係沈瑜慶三子成式（字崑三），於民國四十二年（癸巳），在

^④ 同書，頁九九～一〇〇。

^⑤ 「濤園集」，頁二一五。

^⑥ 林崇埔：「林則徐傳」，頁六三一。

香港蒐羅其父遺作，將其奏疏及各類文字，按年編入「濤園年譜」，聯同已於民國九年（庚申）所印之「濤園詩集」，合編為「濤園集」印行。其中「寶井堂記成書後寄李氏姐信州」詩箋見於「濤園詩集」卷一，其「寶井堂記」則附載於「濤園年譜」中。上錄高氏一文，劉氏兩文，皆部分取材於「濤園集」的「寶井堂記」，而竟均對「寶井堂記」中所否認饒廷選與林文忠之間所謂「舊部」的關係，不予採證，而仍不免有以訛傳訛或意其或然之誤。

關於林敬紱血書原蹟的存亡問題，「寶井堂記」對此也早有明確的說明。它先肯定的說：饒廷選『嘗裝潢此書，張之客坐，以示賓客，及殉杭州之難，此書遂沒』，這已斷言早在咸豐十一年（一八六一年）杭州城陷之日，血書即隨饒廷選殉難而毀。「寶井堂記」續說：『瑜慶少時，壯勇次子仲馨孝廉，曾以鈔本見示，謂曾見原書，紙尾「某氏百拜」，血痕狼籍。……孝廉歿京師，今其家及戚屬所傳寫者，多譌字脫句』。上述兩段明確的文字，足以充分說明饒家後人所藏者，只是血書的鈔本而已。這篇「寶井堂記」，作於光緒二十二年（一八九六年），對血書原蹟的下落，言之鑿鑿，我們不能不予採信。而劉太希先生的「林則徐有女」文中，則記說：『予友饒君炳元，係饒壯勇公廷選孫也，家藏夫人血書，裝潢為小幅……』等等。劉先生所指血書，是真蹟抑是鈔本，文中未有說明，若按「寶井堂記」所云，其非原蹟，應無疑問。作者為慎重求證起見，特向壯勇的曾孫饒君潤昌（現任臺北世華銀行副總經理）切實探問，承答其家自饒壯勇殉難後，不復見林夫人血書的真蹟。於此益可見沈瑜慶早年『血書遂歿』之說，其屬確實論定，蓋可斷言。

五 沈葆楨夫婦隱晦乞援血書的衷情

林敬紱刺血飛書一事，所以轟動一時而博得崇高評價者，實因她那番動作所發生的重大作用，對清廷來講，是遠過於解救了廣信府城的危機。先以當時廣、饒一帶軍事形勢言，誠如曾國藩是年八月三十日奏摺所稱：『旬日之間，連擾數縣，亦實無兵勇與之拒禦，非果由賊勢之兇悍。迨廣義軍潰於貴溪，於是逆燄遽張，裹脅愈衆，遂敢圍逼廣信，梗塞江省咽喉之路，大局幾不可問……』。林敬紱一紙血書，導致饒廷選迅速赴援，維護了江、浙兩省的軍事要衝，穩定了幾不可問的大局。以當時江西整個情況言，也有如曾國藩同一奏摺所云：『兩年以來，江西連陷

數十郡縣，皆因守土者先懷去志……。」^{④⑦}的確，自太平軍進入江西以後，各州縣守軍紛紛逃遁，釀成了燎原不可嚮邇之勢，曾國藩雖率湘軍入贛督辦軍務，轉戰各地，亦苦疲於奔命，累載不能奏效，故慨乎言之如上。直到是年夏間，先有護南贛道汪報閏解除贛州之圍，曾國藩以之與葆楨並論，奏稱：『惟汪報閏守贛州，沈葆楨守廣信，獨能申明大義，裨益全局』。可是，汪報閏之守住贛州，端賴贛、粵兩省援師日集，除贛州原有守軍之外，有如曾國藩另一奏摺所稱：『廣東督撫撥兵赴援，並接濟軍餉十餘萬，又有東嶺、南雄、南康等勇，及周炎捐募之龍南勇，先後協勦，藉以殄逆黨，而保郡城。』^{④⑧}此與廣信危城解圍的情況相較，其難易不啻霄壤。所謂『申明大義，裨益全局』，葆楨夫婦更當之無愧了。由是，風聲所播，扭轉了聞警先逃的積習，樹立了堅強抗戰的軍心，尤其聯帶鼓揚了湘軍作戰的勇氣，而奠定了清室爭取勝利的根基。

林敬紱一紙血書，當時所發生直接的及間接的效果，有如上述，在建立了那樣豐功偉績之下，何以葆楨在官文書及所撰各篇記述中，始終一字不提其夫人刺血飛書之事？甚至有如其四子瑜慶所透露的，『公與夫人終嘿之，不為家人言』，而幾乎使這篇不朽的文獻湮沒下去，其緣因究竟何在？

第一個可供解答的理由，應在於葆楨夫婦一貫不矜不伐的謙退風度。從各方面記載中，我們知道，廣信解圍一役，曾使葆楨『以此名聞天下』（見前引李元度「沈文肅公事略」中語）。然而，葆楨夫婦當時只求盡其守土保民之責，不齒聞風逃命之輩，固未嘗藉此作沽名釣譽之計。所以，功績愈高而自處愈卑，令名愈揚而出言愈謙，此可於葆楨前後所發戰報及奏摺中，備見其實情。在廣信解圍過程中，他先後遞給江西軍務統帥曾國藩兩封戰報，而由曾氏據以奏報清廷，其中據實陳述解圍經過，並無鋪張，而且盡力歸功於慷慨赴援的饒廷選。後來他簡授江西巡撫後所作「恭報馳赴新任片」中，追述廣信解圍一役，也僅說：『幸升任總兵饒廷選即提所部千餘人，卷甲直趨，……前浙江督臣何桂清陸續濟兵濟餉，……乃得轉危為安……』等等，自己只是『因人成事』^{④⑨}而已。似此功而不恃，譽而益謙，實充分表現葆楨夫婦一生退讓的風度，而成了他們對血書乞援之事始終保持緘默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④⑦ 「曾文正公全集」，奏稿卷八，頁二〇。

④⑧ 同書，同卷，「贛州解圍攻勦情形摺」，頁二～八。

④⑨ 「沈文肅公政書」，卷一，頁三～四。

第二個可供解答的理由，很可能是有關軍令的問題。饒廷選以署福建陸路提督領閩兵，負責浙西的防務，受浙江當局的節制，原則上他的部隊未得上峯的許可，是不應擅離其玉山防地的。林敬紱當時獨守危城，束手無策，祇好以她的赤誠，刺血飛書乞援於離廣信不遠的饒廷選，書中雖然也顧到『浙防』的問題，但很有理由的認為『全廣信即以保玉山，……浙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將軍』。廷選既為大義所激動，又深知當前全局的危急，當即明白表示：『賊得廣信，則玉山不守，而浙危矣！』^⑤因而立即親領所部，越境赴援。他與林敬紱都出於同樣的赤誠，基於同樣的觀點，矢忠矢勇，劍及履及，達到了廣信解圍，裨益全局的目的。可是，從另一角度看，廷選未得浙江當局許可之前，擅自越境行動，不免牽涉到了軍令的問題。此外，廷選與葆楨夫婦雖有同鄉之誼，事實上彼此本不相識，他與林文忠亦無任何私人關係，有如上述。而王闓運的「湘軍志」卻指他為文忠的舊部，當亦本諸當時的傳說。這種無稽之談，可能是意其或然，也可能是別有用心。因為這樣說，就很可能將那番激於公誼而越境赴援的義舉，曲解而為徇於私情而不顧軍令的行動，這不但要大大貶低了那番義舉的價值，甚且反要為廷選帶來了嚴重的困擾。可能基於這種顧慮，葆楨在遞給曾國藩的第一封廣信解圍的戰報裏，就將飛書乞援之事，認為自己在舉目無助之下，不得不出此從權之計，以求保存此軍事要城，而多少可以沖淡了那種可能指為徇情或違反軍令的曲解。老成練達的曾國藩，可能也基於同樣的顧慮，因在其馳奏清廷的摺中，一面再三強調了廣信解圍在全贛軍事上的重要性，及葆楨夫婦死守危城待援之如何申明大義，及廷選於赴援中之如何奮戰退敵，另一面則對此役的論功行賞，則陳明應否『另將浙江援師歸於浙江撫臣保奏』^⑥，似乎要藉此減少浙江的反感。在這微妙的情況下，葆楨夫婦閉口不談血書乞援一事，似有其不得已的衷情。

第三個可供解答的理由，極可能基於葆楨夫婦對於廷選遭遇的傷感。廷選的越境赴援，仍不免引起閩、浙兩省大吏的不滿，後來他們對他不稍寬假，使之起而復蹶者多次；最後他乃以浙江提督『革職留營』的身份，於咸豐十一年殉於杭州。他當時仗義急難，使葆楨夫婦同深感激，葆楨與之結為金蘭，廷選則將林敬紱求援血書，予以裝潢『張之客坐，以示賓客』，彼此情好之篤，備可想見。可是，後來彼此的遭遇則大為懸殊：葆楨因得援而揚名，步步超陞，廷選則因赴援而招忌，處處

^⑤ 「清史」，卷四百三，「饒廷選傳」，頁四六九五。

^⑥ 「曾文正公全集」，奏稿卷八，頁二〇。

獲罪，且終不免於難，此在葆楨夫婦心中，必是無窮之痛（廷選殉難後，葆楨爲作「饒壯勇公事略」，可惜此文在沈家影印葆楨遺文中，僅在目錄上留有文名，而原文未見）。雖在廷選逝世一年後，同治元年（一八六二年），葆楨以江西巡撫，『奏稱廷選與浙江寧紹臺道羅澤南，先後勦匪廣信，功在生民，請建祠合祀』⁵²，以彰忠勇，而葆楨夫婦的內心永是萬分痛楚的，他們更有何心煊染血書乞援的往事。

從以上研討中，足見葆楨與敬紉對血書一事，『終嘿之，不爲家人言』，應有其不得已的種種衷情。然首經李元度予以揭開，再經沈瑜慶予以發掘，終使這篇幾被湮沒的不朽之作長留人間。血書真蹟雖然燬於兵火，而其原文仍照耀千古，而與之同垂不朽的，還有廣信府衙後堂的那口井在。這口井，林敬紉在廣信被圍時，預期於城破時投之自盡；她那時自言：『此吾所託命者也！』對這口井，葆楨在「室人林夫人事略」中，曾寫出極其動人的追述。三十九年後，葆楨長婿李端之子奮曾，於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年）九月署廣信府知府⁵³，迎養其母到署，巡視其外祖母當年所託命而被後人加題的『林井』，追懷往事，乃建亭於井上，並將後堂名爲『寶井堂』，而在堂之兩旁懸掛奮曾所撰聯語如左：

距武夷數百里，遙望家山，迎養板輿來，依舊青燈慈母線。

後文肅四十年，來權茲郡，摩挲遺碣在，愧無黃絹外孫辭。⁵⁴

李奮曾於建堂撰聯後，復函告其舅沈瑜慶，請其撰文以記，瑜慶乃爲作「寶井堂記」，另賦五古詩一首寄其長姐。『記』與『詩』均能表達至情。『記』文較長，本文已節引其中數段，茲不另錄；其「寄李氏姐信州」的詩，不特爲至性至情之作，而且據實列敘其母敬紉夫人的一生事蹟，不啻一篇史詩。現代各家筆記錄及此詩時，常有脫句，茲特全錄如下，並作爲重溫林敬紉血書乞援故事的簡述：

『一從癸酉來，長罷中秋節，吾母之生辰，忌日此哀絕，諸兄方罷試，歸領便永訣。誕降大蒙洲，月望事多缺，每病輒瀕危（原註：每逢中秋，肝痛輒作，或有他驚險事），驚秋如一轍，生固有自來，事往詎忍說！信州方嬰城，乞援書刺血，千軍煮糜餉，萬幕驚燭滅（高拜石：「林敬紉與信州寶井堂」及劉太希、「濤園集寄李氏姐信州詩箋」兩文，均缺以上兩句），明月邀相慶，白雲望對咽，所託以爲命，酒脯酬井渫。九死而一生，惴惴如臨穴，子孫不可忘，寒泉猶凜冽。後來四十年，外孫攝官閱，奉母來爲政，邦人懷遠哲，「寶

⁵² 按此摺見於「清史列傳」饒廷選傳，而未列入「沈文肅公政書」。

⁵³ 「濤園集」，頁二一六。

⁵⁴ 林紉、「畏廬瑣記」錄此聯，並稱聯中『外孫』二字，用得恰好，渾成之至。

井」額其堂，題銘刻其碣。寓書屬爲文，鈍筆敢少輟。香花士女歡，旌旆雲霄烈（高、劉兩文均缺以上兩句）。佳序年一逢，痛腸時中結。國典祀雙忠，人情歎百折（高文缺上兩句）。藎白信絕妙，蓼莪廢悲切。詩以示吾姐，垂老滯應雪。』⁶⁵

⁶⁵ 「濤園集」，頁二八～二九。